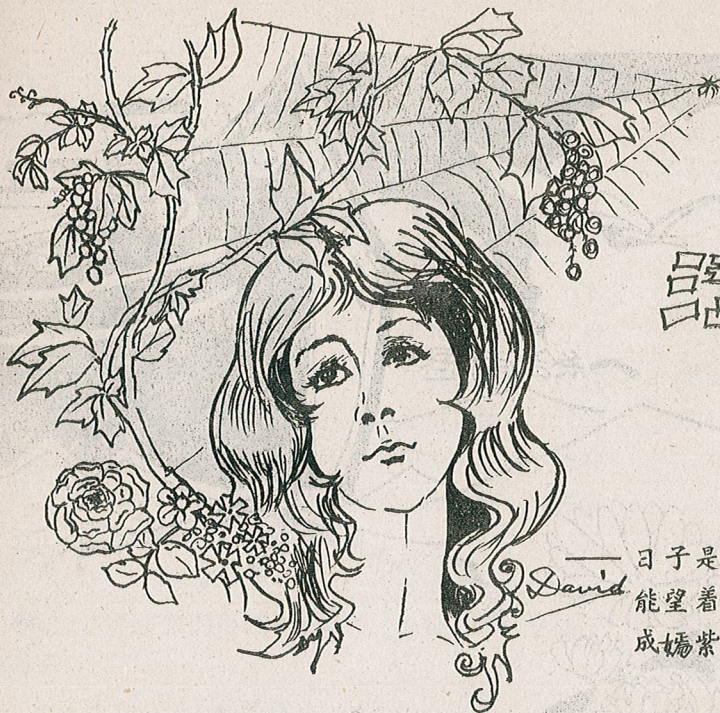


桑，此無蝶，喬木不個人獨人可以年人是載，同您，伴色。人，感有熱門。您多的調。約中，弱的體上您手視，活時刻。



# 一串苦 澀的青果

蔡惠馨

——日子是一串青澀的葡萄綴成的。但，只能望着天，祈求着陽光和雨水，讓它轉成嬌紫的、豐碩的……。

詩詩：

當零和零綴成了平日的思緒時，我想我是腐蝕了，腐蝕在自我的麻醉中，不是因 Morphine 或 papaverine 的過量。而是無形中緊勒住脖子，緊緊的，直到漲紅了臉，眼眶溢出淚來。那真是腦子的真空，你總知道真空底浮面意義吧！於是，我不再是我。肉體只是一團肉和一堆白骨砌成的，它不會對生活不滿，不會求更圓滿的將來，就像那乞子，珍惜著問人討來的一瓢稀飯。可是，當肉體分離時，仍存在著另一個分裂出來的自我，他却躲在牆角低泣。他曾佇立在旁，靜視著一切事態的演變，打從幕起，他就以顫抖的手遮著眼眸，淚水沾濕了衣裳。可是，他仍止不了他的哀號，因為他素日的信仰、真理都給那個求生存的我扭曲了。偶爾他倆在半夜中碰面，肉體的我扭曲著嘴臉，畏懼地、謙恭地彎著腰。而當分裂的我以陌生的眼光重新認出孿生的另一個他時，却只顯得更失神，更頹然的望著那會是我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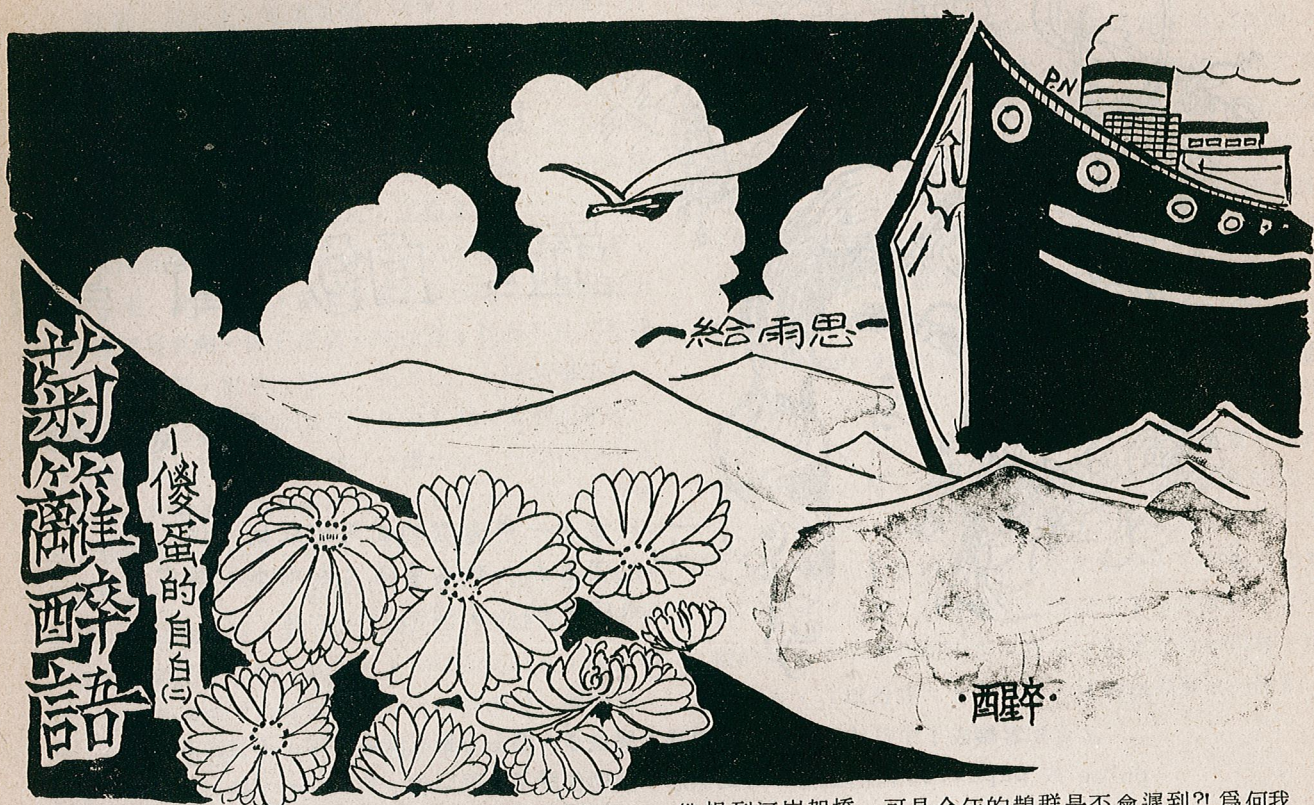
緘默又成了我底影子。詩詩，因為我對於人的評審開始動搖了，這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呢？基督教說：「當有人打了右頰，而我仍將伸出左頰。」當右頰的灼痛仍殘留著時，你能嗎？詩詩，仍伸出左頰？也許在許多年前，我會說能的，因為書本上是如此說，而書本永遠是對的。可是，現在我却需考慮。

恐懼像是蛀虫，慢慢腐蝕人的心胸。而我，亦開始腐蝕於自我的畏懼中。當那些纏綿病榻，扭曲的臉孔，血斑的軀殼呈現眼簾時，我是如此地懼怕，我的視眼不知置於何處，只想撕破白色制服，盡情地擦拭眼睛，否定一切所見著的。自我欺瞞只會導致一個更沉痛的深淵，可是叫我如何去承受呢？咒咀著疾病，咒咀著人間慘劇，更要唾棄那些個曾讓我迷戀的美麗謊言和童話。於是逃避成了最好的盾牌，望著秒針等待慘白時刻到來。

詩詩，你一定驚訝於我的改變。昔日乘白雲尋萬里志，而今却成重擔，就好比老牛拖車，一步一停留。可是呵！良知的啃噬，就像把利刃直刺心坎。為什麼我不再以心去愛我的族類，而却以口舌去博取讚許？為什麼我不能以行為去減輕我族類的痛苦，而却以逃避來減輕自己的愧疚？詩詩，為什麼蕭蕭寒風沁人心骨？又為什麼這一季冷峻的冬是如許長久？詩詩！抓牢我呵！幫我渡過這一季，不要讓蒼白征服我。

這些個日子却不是個好日子，我必須重新去認識我自己，重新去肯定人的價值——包含著健朗的人群和病榻上苦搏的人們。我一貫的信仰遭受嚴格的考驗，而我個人的人格亦將磨鍊。詩詩，我不知能否安然渡過，但我也只能祈禱和寄望；有個更好、更暖和的春天到來。





噢！起碇的笛聲終於響起。雨思！我不得不提起行囊，暫別生長了二十四個春天的故鄉。

船航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倚著船欄，南風在我髮梢上舞著，我怎忍拒絕這殷勤的邀請？她正在我耳畔低訴一個發生在蘭花之島上的纏綿故事呢！雖然六天的日子不長，但願足夠讓我去窺探「紅虫」的彩衣，細賞日出大森山夕照紅頭嶼的美景。噢！雨思，我將採插幾隻「棋盤腳」歸來贈你，只是不知她是否禁得住離鄉背井的困頓？

甲板上不知是誰輕唱著那首耳熟能詳的「有一條小小的船漂泊過西北東南，盛載著……。」雨思！我不會盛載著什麼南航，有的只是合掌難捧盈懷的鄉愁，我實在不該為逞一時的遊興輕易離巢，試振猶未豐滿的羽翼。

船在巴士灣流上劃下了最後一道白綫，極目所之，已不見我來自的地方；回首遠眺，猶望不見明日晨曦乍吐時，我將烙足的島嶼，只見太平洋已在船首手舞腳踏地迎我。但是，雨思！我知在海天相交的地方，鵝鸞鼻的燈塔仍然向著茫茫的大海投射一綫的光明，因她深恐六天後回頭的浪子迷途。天涯的遊子啊！你可曾細數過身上密密的縫綫？

禁不住船行的顛簸，我躺進罩著帆布的救生小舟，舉目一望，呵！家鄉的明月竟一路護送著我！在她的導引下，我逐一地拜訪了銀河兩岸的星座。雨思！還記得否？那個來自祖母口中的故事？每年鵲群總要千里迢迢

地趕到河岸架橋，可是今年的鵲群是否會遲到？！為何我既不見牛郎亦不見織女？只有我來自的星座在那兒招手，可是她却笑著說：「好蠢的傻蛋！」呵！那笑顏多像大度山下說：「不要貝殼！」的女孩的笑靨……。

雨思！其實這世界上那個人不傻，否則怎麼會有傳說中那個誤嚐禁果的故事？只是當年我光臨這世界時，由於一時的疏忽，攜帶了BO型的血液，萬丈的雄心與無邊的情懷遂在我心靈的深處衝突交戰！然而，「民胞物與」本是聖賢胸懷中的奇花異卉，可是迷糊的風却把一粒小小的種子誤植在我心中貧瘠的沙漠上。從此我得日復一日，年又一年地千里跋涉，捧著一瓢淡水澆灌她；我是不敢想望她會吐芽茁壯，但總不能坐視她飢渴而死啊！因為沙漠本非花草的故鄉，即使「天堂鳥」盛開於這兒，願意踏破鐵鞋前來觀賞的，世上能有幾人？溫室中多的是爭奇鬪艷，含媚撒嬌的花卉呢！這些，你若懂，不說你也懂，你不懂，說了也白說。

猶記得八掌溪畔朝迎旭日，暮送夕陽的日子否？雨思！當年你會摘取了一朵露珠猶貪睡在花瓣上的紫色小花說：「有一天，我將把她贈給一位靈秀的女孩」如今，已六易寒暑，我贈出了我的小花，你是否也尋著了那位女孩？「愛眉小札」中夾著的那朵紫色小花是否安然無恙？噢！那該是寒風凜冽，阿波羅經常偷懶的季節吧！那天，阿波羅又悄悄地驅趕著他的金馬車溜過了天空，我倆拾石拋擊水中的落日說：「傢伙，后羿留下了你



，你却 不盡職，還我溪畔的紫色小花來！」但是阿波羅總是默默無語地西去……。

如今想來，我們是不該責怪阿波羅的。雖然紅衣老叟已拋了頭顱，洒了熱血，但是阿波羅總會偷空來到八掌溪畔探望故友，靜靜地聽老友的低嘆與歡語。雨思！該責怪的是我倆當時什麼都不懂，如今我們該懂了，不但該懂得志摩先生的那首「生活」，更該懂得那首「爲要尋一個明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們也會懂得拜倫的「歲月已經僵化我的柔心，我再不能感召他人的同情；我雖則不敢想望戀與憫，我不願無情！……燒不盡的烈焰在我的胸前，孤獨的，像一個噴火的荒島；更有誰憑弔，更有誰憐……一堆殘骸的焚燒！……。」只是那時我們怕已童顏鶴髮，唯一能做的是準備交出掌中生命的棒子，然而多難的祖國，多災的「山醫」又會是個什麼樣子？

噢！睡神已擺下晚餐迎我，我不能不去赴宴。雨思！不知它是否也爲我特製了一盤沙拉拌黃瓜？

× × ×

「蘭嶼！蘭嶼到了！！」船首是一片歡呼聲。乍睜眼，天色已微明，我匆忙地躍出救生小舟；噢！雨思，湛藍的海，翠綠的島，朝陽探出半個頭偷窺這群不速之客，似乎正爲她的晏起不會遠迎而羞紅著臉呢？

朝陽笑著臉迎我，旅伴們也笑著叫著下了船，而岸上是一群攜著羊角、貝殼的雅美同胞，他們的眼神竟有著莫名的茫然！其實不僅他們不知，我也不能預測我們將會帶給他們什麼？而我們又會爲自己帶回什麼？是文明的野蠻？是野蠻的文明！而在喧嚷嘈雜的人聲中，我見一個小孩緊拉著一位婦人的裙裾，活潑、秀麗、藍襪的衣衫，我緩緩地走去欲睹她掌中的貝殼是否鏤有人魚公主當年的誓言？呵！雨思，「她叫聲媽，眼裏亮著愛——上帝，她眼裏有你！」這首雋永的小詩竟會在這小島上得到了見證。

雨思！今天我總算嚐到了蘭嶼變幻無常的天氣。晨起，烈日猶高懸蒼穹，踏上旅途不久，狂風夾著驟雨，剎那間旅伴在雨幕中驚呼，爭先恐後地套上雨衣。雨思！並不是我無視落在髮梢滴在臉上的雨點，而是我急於登臨開元港的燈塔，遠眺雨幕籠罩下的大海。你瞧！雨思，「岳納珊」掠過了海面，衝破雨幕，飛向雨幕外的光明……呵！我已記不清是誰說的：「人不能爲別人的看法而生活，也不能盲目地跟著別人走路，除非自己根本沒有慧根，否則，在高的 IQ 以外，還得有一份狂，

一分癡，一分傲；青春的可貴即在於能狂、能癡、能傲而倜儻自喜……。」雨思！你同意嗎？生命有如毛虫，不管現實如何地醜惡，我們要成爲脫蛹而出的彩蝶，表現自己的美麗，因此我們更無須介意別人驚異的眼光。

這幾天來，蘭嶼贈我的就是那一份超然的感受。青青的山，藍藍的海，還有日出時清澈的泉水，日落時輕柔的晚風，以及純樸溫和的雅美同胞。雨思！這些平凡的美湊合在一起竟然美得令我心中的琴弦無法譜一曲讚美的頌歌，掌中的畫筆難以繪一幅鮮明的彩畫！

今晚，是在蘭嶼的最後一夜，故鄉的明月已來迎我，人生的舞台，又得重演悲歡離合的一幕。雨思！其實人生的際遇本就難以預料。

十八年前，在八卦山下蕃石榴林裏扮家家酒的日子，當時我所希望的是能早日不用再揮著汗吮吸著大拇指的流血，幫著父親從山坡上滾石塊建他的創業基地。在我九歲的那年，父親舉家渡過了濁水溪，回到楊桃樹下的故園，當時我是多麼渴望能像其他的小孩偎在父母的身旁，坐在飛馳的「金龜車」中，而不用在背著大妹抱著二弟的母親裙裾下，戰戰兢兢地越過車水馬龍的街道。即使是負笈於八掌溪畔的那段日子，我不僅不敢想望更不會預料會有烙足蘭嶼的一天！我只在吳鳳爲它斷頭的溪水中發現了自己。從此，我不再嘆喟「長大是悲哀！」雨思！因爲生命的包袱已經馱負在我的肩上，眼前是一條無盡的人生旅途等我舉步邁去！固然當年活人無數的祖父竟然撒手長辭的時候，曾留給了他五歲的兒子馬車三天三夜也繞不盡的家產，可是老母寡妻稚子，又怎能禁得住四方八面的覬覦？而今父親給我的已十倍於當年他父親給他的，我怎忍再作過份的苛求？

然而就在我自慰自豪自己終於懂得分飲生命酒杯中酸甜苦辣的時候，一個晴天霹靂擊潰了湖堤，四處奔流的湖水幾乎淹滅了心坎熊熊的烈焰；可是給我生命的女人却又適時地獨自煽吹著餘燼中的星星之火，於是我又尋回了自我，開始在我欲語而無言的校園中適應「白色泥土的日子」……。

雨思！雨思！明日將是一個開始，也是一個結束。我將重返我來自的地方，只是不知中山路旁的菩提樹是否依然痴痴地等我？

寫于蘭嶼 Aug. 10. '73.

脫稿于菊籬軒 Nov. 19. '73